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九期
2013年11月　　頁35~82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3.79.02

袁枚《隨園詩話》編刻與版本考*

黃　一　農**

摘　要

《隨園詩話》是中國古代同類型著作中最受歡迎的長銷書，然而，學界從不曾仔細梳理現存至少六十幾種清代版本間的複雜變化。筆者在比對其中四十多種《隨園詩話》之內容與版式的異同後，嘗試追索袁枚（1716-1798）編纂及刊刻此書的過程，並在篩檢出幾種盜印本後，釐清不同版本間的先後次序與內在聯繫。文中亦初步探討了袁枚如何藉由掌握詩壇之發表平台以及臧否人物之發言權，而成功建構出一套名利兼收的經營模式。

關鍵詞：袁枚　《隨園詩話》　版本學　詩壇　乾隆朝

101.10.05 收稿，102.04.30 通過刊登。
* 本研究受國科會「曹學研究及其與紅學、清史間之對話」計劃（NSC 101-2410-H-007-047-MY2）的支持。感謝北京師範大學王開璽教授、北京清華大學馮立昇教授、四川大學姜生教授與山東大學薛戈同學在文獻取得時所提供的協助。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特聘講座教授兼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前言

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世稱隨園先生，晚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雖於二十四歲即聯捷登進士，並選為庶吉士，但在外放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知縣後，毅然於乾隆十三年（1748）辭官，次年卜居江寧小倉山之隨園，並憑藉「性靈說」之理論與實踐，逐漸成為詩壇盟主。雖然袁枚的《隨園詩話》（後文簡稱《詩話》）在學界是毀譽參見，但持續兩百年來一直廣受歡迎，連晚清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都直指此書是「人人都看見過的」，其影響力遠超乎其它同性質著述之上。[1]

胡適在民國初年藉〈《紅樓夢》考證〉一文所揭舉的「新紅學」，即以《詩話》中的涉紅記事拉開序幕。[2]然因學界對該記事是否完全可信，仍頗有爭議，且此書不同版本間的相關敘述還出現嚴重異文，導致紅學界對曹雪芹是否小說《紅樓夢》的作者、曹寅與曹雪芹是父子抑或祖孫關係、隨園是否大觀園原型等議題，迄今仍聚訟紛紜，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詩話》中的涉紅敘述實關乎「新紅學」的樁基。[3]下文即嘗試就此書的編刻與版本加以深入探究。

查海峽兩岸各公藏單位所著錄的《詩話》，已知存世至少六十幾種清代版本，其中正編有十四卷、十五卷或十六卷，補遺則出現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或十卷；此外，日、韓等國也收藏一些刊本。[4]目前學界最通行者，則是顧學頡整理標點的正編十六卷、補遺十卷本（下文姑且稱之為「顧本」）。[5]

---

1 此段參見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 25 回，《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二年鉛印本），頁 119；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84-135、382-478。

2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收入氏著，《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頁 185-249。

3 歐陽健、曲沐、吳國柱，《紅學百年風雲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頁 582-601；潘承玉，〈新紅學的基礎與「新新」紅學的張本：《隨園詩話》涉紅記載重考〉，收入氏著，《求真與問美：古典小說名著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234-262。

4 吳宏一主編，《清代詩話知見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78-80、331-333、551-552、608-609、642-643。

5 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頁 841-842。本文所提及各卷之條數即均據此本。

顧學頡在〈校點後記〉中，稱其所根據的版本是「乾隆庚戌和壬子隨園自刻本」，許多學者不明就裡，遂指袁枚此書初刻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歲，並在五十七年壬子歲重刊。其實，顧氏乃謂正編扉頁刻「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補遺刻「乾隆壬子春刊，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版」之本（如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94324）。然因此本《補遺》卷十第五十三條已收入嘉慶二年（1797）之內容，故知應非初版原貌。

近年，包雲志先生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初版應是山東大學所藏之巾箱本821.875/185，他懷疑該正編扉頁僅刻「小倉山房，隨園詩話」字樣之本，就是乾隆五十四年的「己酉本」。[6]潘承玉先生因臆測該巾箱本可能與其在北京師範大學所見藏本7697相同，而後者《補遺》四卷的扉頁清楚寫明「乾隆乙卯夏鐫，隨園詩話補，小倉山房藏板」，乙卯歲乃乾隆六十年，故主張最早的還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本。[7]

此一混沌狀況或肇因於存世之本多深藏於各圖書館的古籍部門，導致先前對《詩話》的版本研究一直艱於材料的取得，而存留許多有待斟酌的空間。筆者因此先後調查了臺灣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圖書館、山東大學等單位的四十幾種版本，惟因每種頂多只能獲得幾頁複印件，又很難將不同藏本（尤其是分屬不同單位者）放在一塊仔細比對，且由於過程倉促，以致調查的內容應仍有疎漏，但整體上或已是迄今對《詩話》版本所進行的最深入研究之一，而其結果卻與先前諸說均有差。

筆者在下文即不揣譾陋嘗試提出一完整論述，為求行文一致，對書名扉頁中記有刊刻年份者，即以之稱呼版本。惟因同一套書的正編與補遺常出自不同時間所鐫之版，在論及版本時就分開描述。且由於《詩話》各版本梓刻的起迄時間常不在同一年，故偶可發現書中記事晚於扉頁繫年的情形。即便同版，間亦可見內容挖改或扉頁重刻之別。也就是說，我們在敘述或理解《詩話》各版本時，其含意有時會異於平常的認知。

為便於讀者具體對照且提供後續研究的基礎，文中亦將儘可能公布各重要版本之書影。希望透過此一研究結果，能對袁枚編纂此書的策略與方式有一較清楚的掌握，並釐清不同版本間的先後次序與內在聯繫，且將另文據以追索《詩話》中涉紅記事出現異文及訛誤的原因，嘗試解決前述紅學界近百年來仍爭論

6 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紅樓夢學刊》2005 年第 4 輯，頁 274-287。

7 潘承玉，〈新紅學的基礎與「新新」紅學的張本〉。

不休的議題。[8]

二、《隨園詩話》之編選方式

《隨園詩話》中所採之詩及相關記事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先前學界已頗多討論。[9]為「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此節將著重析探該書的編選過程及其運作方式。袁枚辭官後於文壇獲致極大成功，「在名場垂六十年，四方投贈之詩不下萬首」，且「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遂治一書齋名曰「詩世界」，四壁盡貼投贈之作。[10]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袁枚決定以這些贈詩為基礎編輯《詩話》，進一步提升他在詩壇的地位，今仍可見一早期稿本之抄件。[11]袁枚因感慨這些糊於屋壁的大量贈詩「不數年盡皆剝蝕」，更仿清初冒襄之《同人集》編纂《續同人集》。[12]

《詩話》的出版與畢沅（1730-1797；乾隆二十五年狀元）有密切關連。查畢氏小妾周月尊（字漪香）曾向袁枚求序，其信中有云：

> 前在中州取義山「十年長夢采華芝」句作〈采芝圖〉……今特寄呈，求賜宏製。斯人斯圖雖不足當大方題品，誠欲藉傳姓氏於集中，則生平之憾始釋然也。小兒嵩珠年甫三歲，近已種花（農按：此應指種人痘以避免感染天花），以為遲郎（此指袁枚晚年始生之子阿遲，

8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清華學報》第 43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525-553。

9 如見吳宏一，〈袁枚《隨園詩話》考辨〉，收入氏著，《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256-293；王英志，《袁枚評傳》，頁 459-478；蔣寅，〈清詩話的寫作方式及社會功能〉，《文學評論》2007 年第 1 期，頁 13-22。吳文乃整合其 1977 年所出版之兩篇文章而成。

10 姚鼐，《惜抱軒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三年刊本），卷 13，頁 17-19；湯貽汾，《琴隱園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同治十三年刊本），卷 14，頁 13；馮雲鵬，《掃紅亭吟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9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年刊本），卷 3，頁 31-32。

11 吳宏一，〈袁枚《隨園詩話》考辨〉；潘榮生，〈今鈔本《隨園詩話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 年第 6 期，頁 70-77。

12 袁枚，《續同人集》，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 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 1。

> 他認周氏為乾媽）福命宜兄弟所致。先生與中丞誼重交深，聞之必喜，用敢附及。[13]

由於嵩珠生於五十年二月，[14]且袁枚賦答的〈題漪香夫人采芝圖〉一詩中有「空山雪花飛滿地，雪中一葉仙書至」句，知此信應最可能撰於五十二年初春或冬季逢大雪之時。

周月尊取李商隱（字義山）「十年長夢采華芝」句作〈采芝圖〉的意旨，或是以「華芝」比喻她在婚後多年始生之次子嵩珠（畢沅嫡妻所生長子念曾卒於四十六年），[15]故她希望袁枚能在書中提及己作及己子，遂在前函直言「欲藉傳姓氏於集中」。我們於《小倉山房詩集》中果見袁枚照錄周信，且如其所請，在題詩的小註中言及嵩珠。

袁枚因在收到周氏前信的前幾日，曾寄〈隨園雅集圖〉向周氏索題，遂又函告此一巧合，稱：

> 更有懇者，枚著《隨園詩話》二十卷……其中夫人佳句采錄尤多，雖現在無力開雕，而一息尚存，終思辦理。求夫人賜序一篇，弁諸卷首，以作光榮。遇古今未有之人，求古今未有之序，是枚所惓惓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亦尚書聞之所欣然首肯者也……刻下尚書信來，約枚明春為嵩岳之游……。[16]

畢沅雖於五十一年六月自河南巡撫補授湖廣總督，並加兵部尚書銜，但以「災賑、河防」諸事未能辦完，故奉旨仍暫留河南管巡撫事，[17]他因此邀請袁枚於

13 往來詩文均見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 1 冊，頁 772-773。

14 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中國古代史學家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景印同治十一年刊本），頁 31。

15 畢沅至遲於乾隆四十四年已納周月尊為側室。參見張塤，《竹葉庵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乾隆五十一年刊本），卷 15，頁 11-12；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頁 25。

16 袁枚，《小倉山房尺牘》，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 5 冊，頁 120-122。

17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57，頁 899-900、卷 1265，頁 1048、卷 1309，頁 63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五十三年春至其治下的嵩山一遊。據此，《詩話》應在五十二年已編成二十卷。袁枚以白髮詩壇盟主卻向紅顏女史求序，且厚顏謂「遇古今未有之人，求古今未有之序」，目的當然是希望畢沅能贊助出版。

袁枚嘗有致畢沅一函曰：

> 枚撰《隨園詩話》十六卷……無力付梓，又不忍拉雜摧燒之。蒙尚書許為開雕，不覺欣幸！當即清謄六本，將交王先生寄呈省覽。忽聞尚書有總督兩湖之信……未敢干瀆尊嚴，故仍且留下。今春在府，抱嵩珠世兄，嶷嶷麟角，牙牙相親，是將來之韓忠彥、范純仁一流人物……。[18]

其中「忽聞尚書有總督兩湖之信」，乃指其五十三年七月實授湖廣總督一事。當時周月尊應住在蘇州的靈岩山館，袁枚於該年春至蘇州賞梅時，或曾順道探視，並親手抱過年僅四歲的嵩珠。[19]袁枚雖於五十三年上半年已獲畢沅允諾助刻，但也許因經費不足，故初只規劃印十六卷。然此事卻因畢沅即將調任兩湖而稽遲，袁枚不敢在此庶務繁冗之際將已清謄的十六卷六冊書稿「寄呈省覽」。

五十四年八月，袁枚致函李憲喬稱：「僕近梓《隨園詩話》二十卷，已將賢昆季之零章斷句散佈其間，約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當馳寄。」[20]知此書應已開雕，袁枚此時雖打算仍刊印二十卷，惟據現存之本發現，最後實際應只鐫刻了十六卷（後文稱作正編），由於嚴冬之際通常「凍墨難刷」，[21]故筆者懷疑最可能於五十五年才正式出版，楊芳燦即在該年自吳鎮處讀到此書。[22]北京大學圖書館雖藏有題為五十七年夏鐫刻之《詩話》十五卷本（SB/811.104/4048.6），疑此或是在流傳過程中亡佚了第十六卷，而非原先僅刻

18 袁枚，《小倉山房尺牘》，頁 130-131。

19 畢沅雖曾於五十一年六月補授湖廣總督，但未就任，由於前後幾年袁枚只有五十三年春至蘇州，故將此信繫於五十三年實授總督時。參見袁枚，《隨園詩話》，頁 43-44；鄭幸，《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530-531、539-540。

20 包雲志，〈從袁枚佚札佚文看《隨園詩話》版本及刻書時間〉，《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 年第 1 期，頁 94-97。

21 如見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袁枚答李憲喬書〉。參見包雲志，〈從袁枚佚札佚文看《隨園詩話》版本及刻書時間〉。

22 鄭幸，〈袁枚佚札四通考述：兼及袁枚、楊芳燦交遊考〉，《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 年第 6 期，頁 54-56。

十五卷，因筆者所見一些內容稍早之本即已出現卷十六。[23]

至於原二十卷最後四卷的主要內容是否併入十六卷本，則可在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袁枚致李奉翰的函中獲知端倪，其文有云：

> 枚閒居無事，撰《隨園詩話》二十卷，抒一人之見解，發潛德之幽光，四十年來搜羅頗廣，蒙令弟拙存司馬助以刻資，梓成十六卷。尚書佳作與老大人之詩俱登載數則，以光簡編……托令弟寄上一部，恭呈台覽。餘四卷俟有餘力梓成，再為獻上。[24]

李奉翰因當時授河東河道總督坐兵部尚書銜，故袁枚尊稱他為「尚書」，其弟「拙存司馬」即巴哈布，以時任淮北監掣同知，遂稱作「司馬」。[25]知原稿的後四卷乃因經費不足而暫割愛，至於助刻的巴哈布，恐因其不善作詩以致其名並未見於《詩話》。

《詩話》初刊的大受歡迎，或激發袁枚續纂此書的想法。由於此書無目次，每卷各條之內容近乎隨筆的形式，彼此且無相互關係，亦不講求編年順序，故很容易告一段落或增補文句。

近年所發現袁枚寫給其女弟子駱綺蘭（字佩香）的一批信札，[26]應可幫助我們較清楚掌握稍後刊傳《補遺》的情形，因袁枚在一封寫於五十七年的信中有云：

> 正月十九日使者來，接手書及西津閣新詩，深慰遠懷。且知有吾鄉西湖之行，正與老人（農按：袁枚之自稱）回杭掃墓、重遊天臺之意相合，極可同行，一路酬倡……世妹佳作，一刻入《詩話補遺》第三卷，一刻入《續同人集》〈閨秀〉一門，業已告竣。因錯字有揌（指挖改）處，須三、五日後才能寄上。或世妹來時可多刷數本，

23 胡適在此本之封面誤題「此本無十六卷及補遺，當是當時後數卷尚未有成書」等字。

24 此見袁枚，《袁簡齋先生為李香林尚書尺牘冊》，《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第 4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景印原稿），頁 603-605；趙厚均，〈袁枚與彭啟豐、李奉翰集外書札十一通考釋〉，發表中。

25 參見「人名權威資料庫」。

26 趙厚均，〈袁枚致駱綺蘭佚札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一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212-225。

> 帶往蘇杭，作土宜送人最雅。

知《補遺》前三卷在此時甫刻成。[27]數日後，袁枚另函又稱：「所要《詩話》、《續同人集》，先寄上四部。其《補遺》四卷尚未梓成，當親自攜來。」由於袁枚在是年二月底出發遊天臺山和杭州等地，至五月始返家，[28]故《補遺》前四卷之初版應完成於五十七年二月，袁枚因趕著帶往蘇杭當作伴手禮，以致卷四初版的篇幅遠少於其它各卷。

《補遺》四卷本初版的內容或可據北京師範大學藏本7697（其內容較它本均少，詳見下節）推估如下：卷一凡二十九葉，止於「梁山舟侍講……小名沈郎」條；卷二凡二十九葉，止於「甲辰春，余過南昌……無子始稱王」條；卷三凡二十四葉，止於「山左任城東關外……公卿風雅矣」條；卷四僅七葉，止於「涇縣，古宣州所屬……俱不愧唐人音節」條。其中顧本的前兩卷條數與初版相同，卷三則從三十七條增至四十二條；卷四更從十六條激增至六十八條，筆者在北京大學曾見一版 (SB/811.104/4048.4/C2) 止於「香亭癸未同年太常寺少卿戴璐」條，但顧本則將此條移至《補遺》卷五第六十八條。

查初版《補遺》卷四的末條有云：

> 涇縣，古宣州所屬，故多詩人……近日涇邑孝廉趙元一帥與其弟琴士，俱工吟咏。丁未秋，在丹徒廣文署中以詩集見示，余為加墨而去，今五年矣。今冬寄《偉堂詩鈔》來，凡余所甲乙者、商榷者，無不降心相從，虛懷若谷……。

知此條應繫於乾隆五十六年冬，因從五十二年丁未秋起算，前後恰為五年。而稍前的「諸升之文思繁富」條亦提及五十六年十月，此均與《補遺》初版前四卷刷於五十七年二月之說相合。此故，袁枚約駱綺蘭於次年春同遊西湖並與陳栻（號斗泉）同登天臺山之事，即均未見於初版，而分別補入顧本《補遺》卷四的第四十及四十五條。[29]

由於袁枚在〈星湖詩集序〉中有云：「曹星湖明府以江右孝廉出宰如皋，

27 袁枚在是年正月十四日致李奉翰的信中，仍稱《補遺》尚未刻完。參見袁枚，《袁簡齋先生為李香林尚書尺牘冊》，頁 613-615。

28 鄭幸，《袁枚年譜新編》，頁 571-576。

29 袁枚，《隨園詩話》，頁 664、666-667。

性耽吟詠。五年前，余已采其佳句刻入《詩話》矣……嘉慶元年立春後十日，隨園老人袁枚序，時年八十有一。」[30]其中提及的曹詩見於《補遺》初刻本之卷二第六十四條，而如計頭尾，所謂「五年前」之刻本應即乾隆五十七年本。

此外，趙翼在五十七年的〈留別子才〉詩中有「延年早入長生籍（原註：謂〈告存〉詩），著錄新添本事詩（君方續編《詩話》）」句，[31]先前因有相士鐵口直斷袁枚將卒於七十六歲，故他臨期自作生輓詩索和，結果不驗，乃又作〈告存〉一詩解嘲，從小註「方續編《詩話》」之敘述，亦支持《補遺》初刻於乾隆五十七年。

再者，日本文化元年（1804；嘉慶九年）刊行的《隨園詩話同補遺》，乃原書之改編，分正編十卷、補遺二卷，[32]其中各有一卷集合各條中之詩論，餘卷則先刪去日本讀者較不感興趣之敘事，次依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等詩體重新排列。經仔細比對後，發現此本的兩卷《補遺》中並無顧本《補遺》卷五及以後的內容，但因內有通州詩丐之敘事（此條在稍後之版本中遭改換，詳見後），且大窪行在此日本版的序中亦曰：「《隨園詩話》之刻在壬子之歲，則去今十三年矣。」知傳入東瀛的應是包含《補遺》初版四卷本在內之五十七年壬子本（圖一）。[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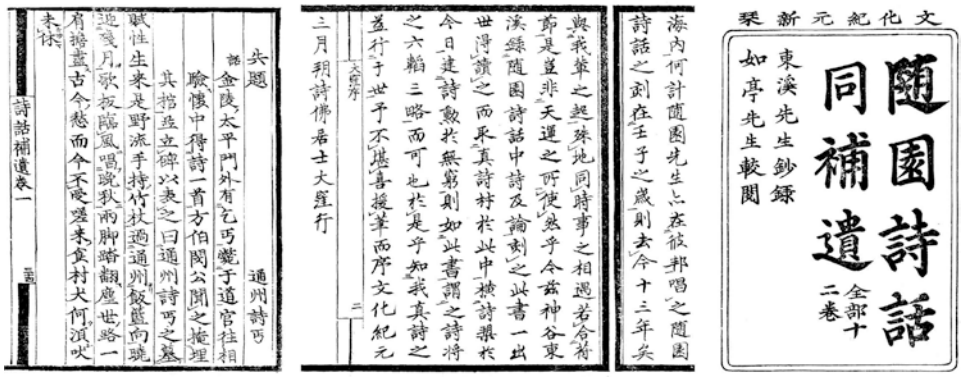
30 包雲志，〈從袁枚佚札佚文看《隨園詩話》版本及刻書時間〉。

31 趙翼，《甌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6-144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十七年刊本），卷 35，頁 18；袁枚，《隨園詩話》，頁 813。

32 先前有學者曾略提及此一版本，參見吳宏一，〈十八世紀袁枚與韓日詩學的交流〉，《中國文學學報》第 1 期（2010），頁 369-384。

33 包雲志先生稱「壬子本」有三個不同版，但因其未曾清楚說明其收藏處及索書號，且推理似不完備，故仍待詳考。參見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袁枚著，神谷謙、柏昶重編，《隨園詩話同補遺》，《和刻本漢籍隨筆集》（東京都：汲古書院，1978，景印文化元年本），頁 69、218、230。

圖一：日本文化元年（1804）改編的《隨園詩話同補遺》書影。



惟在確認初版《補遺》四卷本的出書時間之前，我們還得對其中幾條被有些學者懷疑繫年較晚的記事，[34]提供一合理解釋：

（一） 卷二有「蕪湖有鍾姓女子……受業于甯孝廉楷……甯故宿學之士，余宰江寧時，與秦大士、朱本楫諸公受業門下。五十年來，群賢亡盡，而甯年八十，巍然獨存……」條，查袁枚於乾隆十至十三年知江寧，雖從字面判斷，此條之上下限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二年間，然前引文中的「五十年來」，很可能只是概數。

（二） 卷二最後一條記「甲辰春，余過南昌，讀謝大【太】史蘊山〈題姬人小影〉詩而愛之，已采入《詩話》矣。忽忽八、九年，先生觀察南河，余寄聲問安，并訊佳人消息……」，[35]由於從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歲起算八、九年，乃五十六、七年，而謝啟昆（號蘊山）於五十七年出任江南河庫道，至五十九年五月陞授浙江按察使，[36]知此條應撰於五十七年，無怪乎位在該卷最末。

（三） 卷三有「余在沭陽署中賦〈落花〉詩，已五十四年矣，今秋門人方甫參攜其尊甫碧潯居士詩來……今年七月……」條，因袁枚於乾隆八年宰沭陽，回推此詩應在嘉慶元年（1796）賦成。然查《小倉山房

34 吳宏一，〈袁枚《隨園詩話》考辨〉。

35 此段參見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二）〉，《古典文學知識》2009 年第 2 期，頁 151-160；袁枚，《隨園詩話》，頁 623。

36 王昶輯，《湖海文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68-167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七年刊本，嘉慶十年成書），卷 34，頁 11；《清高宗實錄》，卷 1452，頁 360。

詩集》，發現袁枚乃七年五月離京赴溧水履任途中賦〈落花〉詩十五首，他宰溧水僅兩月，[37]是年冬即改知江浦，翌年春又調沭陽，[38]袁枚在此顯然誤記該組詩作於沭陽署中。由於此卷中可查知繫年之各條多不超出五十六年，疑「已五十四年」或為「已五十年」之誤。

至於顧本《補遺》前四卷的有些內容與初版略異，則是後來改訂的結果，譬如：

（一） 初版卷一末記：「余買得紹興十八年朱子〈題名碑〉相倣。朱子小名沈郎。」顧本則刪去最後一句，因該句已見於正編卷六第六十六條中。[39]

（二） 初版卷二在「余少時詠〈落花〉」條後，原在下頁首行緊接「杭州胡滄來濤」條（見臺大藏本 p.397），後在此兩條中間插版加入「廣信太守張竹軒朝樂」、「曹星湖明府」、「嘉興吳澹川」、「程蘊人孝廉元吉」、「壬子春，余在杭州……（癸丑）除夕前七日五鼓，夢蘭雪來……」、「京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鄰縣」、「有乩仙自稱臥虎山人」、「益都朱天門」等八條，此應補刻於五十八年癸丑歲除夕之後。惟或因後三條的內容均較接近志異小說，與《詩話》的體例頗差，且又皆抄自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40]稍後改版時遂又將此三條替換成顧本中的「吾鄉孫誦芬舍人傳曾」、「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籟」兩條（見圖二）。

（三） 初版卷二倒數第二條記「金陵太平門外有乞丐斃於道，官往相驗，懷中得詩一首……立碑以表之曰：『通州詩丐之墓』」，顧本則被替換成「長洲女孟文輝」條。孟氏之詩乃袁枚於乾隆五十九年遊鎮江時始採入（見後文），至於為何整條改換，疑因原先內容與朝廷自詡的盛世形象有嚴重落差，為避免授人口實，袁枚遂自行更訂。[41]

37 查《補遺》卷十中有云：「余二十七歲，權知溧水。離任時，吏民泣送，有以萬民衣披我身者，金字輝煌，皆合郡人姓名也。」很難想像一位僅在職兩個月的知縣，會得到如此愛戴，相信絕大多數的百姓可能都還不見得知道新父母官之姓名！參見袁枚，《隨園詩話》，頁 835-836。

38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頁 35-36；鄭幸，《袁枚年譜新編》，頁 119-131。

39 袁枚，《隨園詩話》，頁 192。

40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嘉慶五年刊本），卷 3，頁 4-5 及 18、卷 5，頁 17。

41 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

圖二：《隨園詩話》補遺卷二之內容在不同版本中出現插補或改換的情形。



查《補遺》卷四中有云：「余編《詩話》，為助刻資者，畢弇山尚書、孫稆【耜】田慰祖司馬也。畢公詩採錄甚多，而孫君不幸早卒。余向其家昆仲搜得遺稿二卷。」[42]孫慰祖，字耜田，仁和人，乾隆四十六年以捐職陞鹽城知縣。[43]

42 袁枚，《隨園詩話》，頁 671。

因《詩話》中提及孫慰祖僅此一次，若正編出版時孫氏已提供贊助，則前十六卷中理應收入其詩作，如畢沅（號弇山）及其家人之詩與事就因此見於書中達二十六條之多，故筆者懷疑孫家或是四卷本《補遺》的主要助刻者。

綜前所論，《詩話》正編十六卷乃初刊於乾隆五十五年；至於《補遺》四卷，則在五十七年二月初版，當時應曾單獨成書。[44]由於《補遺》四卷中不乏五十五至五十七年的記事，且卷三首條乃記五十六年辛亥歲事，知袁枚在五十二年原編的二十卷中，並未完整包含《補遺》初刻本之內容，而此本卷三及卷四應於五十六年以後才開雕。

今本《補遺》雖多為十卷，惟復旦大學藏本170104乃八卷，其扉頁題「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本衙藏板」，查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8793）和山東大學（821.87 185=4）亦均有此《補遺》八卷本，知不可能如此巧合同時都亡佚了後兩卷。此外，北京大學亦藏九卷本（SB/811.104/4048.4/C2），止於「揚州方立堂孝廉」條。由於顧本《補遺》卷九又增添了四十餘條，卷十末兩條與嚴小秋相關之內容則繫於嘉慶二年二月，且各卷尚未發現晚於是年十一月袁枚病卒之後的記事，疑顧本《補遺》十卷本雖可能是袁枚生前已編成，但不排除存世的許多隨園家刻本是在其過世後始出版。

袁枚諸書之版均置於隨園，[45]故除透過書坊代售外，亦接受直接訂購，如《補遺》卷六記曰：「余在山陰，徐小汀秀才交十五金買《全集》三部。余歸，如數寄之。未幾，信來，說信面改『三』作『二』，有摳補痕，方知寄書人竊去一部矣。」[46]此外，也偶有友人乞贈，如江蘇布政使奇豐額就曾寄「紙三捆」以刷印《全集》三部。[47]

《詩話》不僅提供各地詩友一個展現的平台，也讓袁枚名利雙收，其運作方式頗近似現今的《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World*）》，後者期望被收錄

43 延豐等纂修，《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840-8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同治間刊本），卷 18，頁 28-29；丁紹儀輯，《國朝詞綜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光緒間刊本），卷 15，頁 6。孫慰祖的仕績未見於方志，疑其鹽城知縣乃虛銜，並於稍後捐官至同知，故袁枚稱之為司馬，此待考。

44 袁枚在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之日記中，即稱以《詩話補遺》一冊贈人。參見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二）〉，《古典文學知識》2009 年第 2 期，頁 151-160。

45 此見〈隨園老人遺囑〉，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 2 冊，書首，頁 1-4。

46 袁枚，《隨園詩話》，頁 711。

47 袁枚，《小倉山房尺牘》，頁 148。

之人能提供內容及贊助（透過購買的方式，但其價不菲），而《詩話》所提及的數百位人物，其親朋故舊還會是潛在的購書者。此故，與袁枚生活時代及人脈網絡有部分重疊的宗室舒坤（1772-1845）即言：

> 一部《詩話》，助刻資者，豈但畢秋帆、孫稆【耜】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選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擇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48]

與袁枚、蔣士銓並稱「江右三大家」的趙翼，亦嘗批評曰：「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49]

袁枚也因長篇累牘地（逾一千五百字）選論主要贊助者畢沅（號秋帆）之母的詩，而遭到舒坤嚴詞抨擊：「此等《詩話》直是富貴人家作犬馬耳……畢太夫人詩既不佳，事無可記，選之何為？所以鄭板橋（農按：指鄭燮）、趙松雪（指趙翼）斥袁子才為斯文走狗，作記罵之，不謬也。」袁枚對畢沅詩的過分評價，亦被舒坤嗤之以鼻，謂：「子才稱其詩比梅村（指吳偉業），奉承太過，秋帆亦必不敢當。」[50]

乾隆五十六年，舒坤以三等侍衛乞假省視擔任閩浙總督的父親伍拉納時，曾與袁枚晤於蘇州，袁枚嘗向舒坤索詩，答以不會，袁枚直稱可惜，遂派女弟子贈菜（袁枚家以美食著稱）而別，舒坤則饋以四十金，此事可讓我們略窺袁枚之交遊方式於一斑。[51]想見舒坤當時如拿出幾首稍為像樣的詩，他與伍拉納想必也會以虎父無犬子的形像出現於《詩話》當中。[52]

袁枚歷任諸縣令僅約六年，後以歸養母親為由辭官，其家原本並不殷富，「我年十二三，愛書如愛命；每過書肆中，兩腳先立定；苦無買書錢，夢中猶買歸」，[53]卻能白手起家，總領文苑近半世紀。他並不諱言自己「亦營陶朱財」，

48 袁枚，《隨園詩話》，頁 860-861。

49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道光十七年刊本），卷 1，頁 3-4。

50 此段參見袁枚，《隨園詩話》，頁 852。

51 袁枚，《隨園詩話》，頁 851。

52 袁枚曾以「寄惠硯墨」的方式與伍拉納主動建立關係，且在聽聞伍拉納將赴浙閱兵時「遠道相迎」，惟因故「艱于會晤」。參見袁枚，《續同人集》，《袁枚全集》本，頁 330。

53 袁枚，《隨園詩話》，頁 724；袁枚，《小倉山房詩集》，頁 769。

其遺囑中即自稱年輕時「家徒四壁，日用艱難」，晚年「除清俸盈餘外，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因之總算田產及生息銀，幾及三萬」。[54]袁枚透過掌握詩壇之發表平台以及臧否人物之發言權，建構出一套特殊的經營模式，此應可算是今所謂「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典範，頗值得學界深入探索。

近年新發現的《袁枚日記》未刊本，亦可幫助我們更具體理解《詩話》的編輯方式。該日記乃聚焦在乾隆五十九年和六十年間袁枚的幾次出遊，包含共兩百多天之記事。袁枚在五十九年二月十四日條稱：「佩香出女史孟文暉詩二卷、元二定，求入《詩話》。」[55]知駱綺蘭曾代轉孟氏詩集，希望能被採入《詩話》，並附呈元寶兩錠，而顧本《補遺》卷二倒數第二條果見錄引其〈秋日〉和〈秋夜〉二詩，但校正其名為「孟文輝」。[56]

另，袁枚在五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曾拜訪廖織雲女史，並記稱會將其表姐莊濤詩冊中之三首補入《詩話》。廖氏當時以岳飛墨跡一匣為贈，袁枚則回送筆一通、硯一方、墨一通及《詩話補遺》一冊，顧本《補遺》卷七可見其〈季春歸家〉及〈詠牡丹〉二詩。[57]四月二十五日，袁枚在日記中錄有張興載的詩句「體因慣病翻忘藥，人不工詩亦自窮」，但在顧本《補遺》卷七中，卻繫成其同年進士李棠的作品！[58]

又，六十年閏二月廿五日，袁枚記稱《詩話》中將收入已故樊紹堂之〈別隨園〉，今在《補遺》卷八得見此詩。[59]六十年五月十四日，又記將收入自己贈伶人天然官之詩以及顧張思（字雪亭）之〈大風過太陽河〉，今在《補遺》卷九確見該贈詩，但將顧詩「不信山頭還有岸，劇憐人面半無魂」後一句改作「但看人面總無魂」，且將詩題改為〈大江過風〉，並誤雪亭為雲亭。[60]

54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 154-158。

55 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一）〉，《古典文學知識》2009 年第 1 期，頁 151-160；袁枚，《隨園詩話》，頁 623。

56 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江蘇省第 5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九年刊本），卷 139，頁 8。

57 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二）〉；袁枚，《隨園詩話》，頁 745-746。

58 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四）〉，《古典文學知識》2009 年第 4 期，頁 156-160；袁枚，《隨園詩話》，頁 757。

59 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六）〉，《古典文學知識》2009 年第 6 期，頁 144-152；袁枚，《隨園詩話》，頁 779。

60 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十四）〉，《古典文學知識》2011 年第 3 期，頁 157-160；袁枚，《隨園詩話》，頁 804-806；秦瀛，《己未詞科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嘉慶十二年序刊本），卷 9，頁 23。

袁枚這幾次出行均挾帶有為《詩話》和《子不語》蒐集續補材料的目的，如當他在儀徵聽到伊司馬（此應指江防同知伊湯安，他是協辦大學士永貴之姪）[61]談及福康安、和琳軼聞時，立命門生劉志鵬（字霞裳）「略寫之」，「以備詩中採用」。[62]他續纂《補遺》之事應為沿途所晤諸人週知，故當我們細探此日記所採錄各詩後，發現大多散見於《補遺》卷七至九的約二十條當中。它們並不必然依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且相隔數天所採集到的詩作，常補入不同卷，此應是為保持各卷篇幅的均衡。袁枚在旅途中還獲得許多人所送的程儀，總數逾千兩，其中且不乏贈百兩之官員，此亦顯示他在官民間的人脈和名望。

由於廣交朝野各界人士的袁枚當時已成詩壇祭酒，[63]許多人為求己詩能獲品評，遂將詩作主動貽贈，惟因往來者乃以數百計，且甚至不曾晤過面，故想必他應有一包含記室、親友、門生在內的團隊協助編選《詩話》。已知其嗣子阿通（堂弟袁樹之子）平常即協助抄謄、收發文件，袁枚還曾抱怨阿通「不識草書，往往誤寫」；[64]又如袁枚欲從一友人多達四十餘卷之詩集中採擷數言以入《詩話》，即托門下士周之桂（字午塘）代勘；[65]而前述隨他出外採詩的劉志鵬亦是其門生。

袁枚書中的內容早在清代即為人詬病不夠嚴謹，如昭槤的《嘯亭雜錄》就指出：

> 隨園先生天姿超邁，筆法精粹，古文尤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訂實非所長，其《詩話》、《隨筆》中錯誤不一而足……其尤紕繆者，

61 呂燕昭修，姚鼐纂，《重刊江寧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江蘇省第 128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景印光緒六年刊本），卷 21，頁 6；袁枚，《隨園詩話》，頁 646；鐵保等纂修，《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景印嘉慶四年刊本），卷 162，頁 34-49。

62 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一）〉；袁枚，《隨園詩話》，頁 46；丁紹儀輯，《國朝詞綜補》，卷 19，頁 10。

63 如見王標，《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遊網絡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88-182。

64 如乾隆六十年四月，有人求將亡友作品收入《詩話》，並告知詩稿已送至隨園，袁枚回稱：「歸當問阿通。」參見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十二）〉，《古典文學知識》2010 年第 6 期，頁 149-152；鄭幸，《袁枚年譜新編》，頁 9；袁枚，《隨園詩話》，頁 556。

65 袁枚，《隨園詩話》，頁 586；陳栻纂，武念祖修，《上元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景印道光四年刊本），卷 10，頁 41。

> 如《詩話》載舒文襄公奏「慶雲」語，按文襄舅氏以諫阻征緬，謫貶伊犁，庚寅歲朝，謫居絕域，焉能敷陳殿廷？記同時人之事，乃舛錯至此，何也？[66]

所引之例乃《詩話》中記乾隆三十五年元旦受朝賀事，稱皇帝當時因登殿望見遠處有烟騰空而起，遂問是否民間失火？「首相舒文襄公」因此回奏該似烟非烟之物，是謂「慶雲」。[67]其實，舒赫德（1710-1777）至三十八年始陞授大學士，且昭槤更指出己之舅氏舒赫德當時尚遠在新疆，[68]何能於朝中回話！

時人王昶（1724-1806；乾隆十九年進士）亦嘗批評袁枚所撰的神道碑或墓誌銘中記事多失實，曰：

> 孫君淵如又謂其神道碑、墓志銘諸文紀事多失實，予謂豈惟失實，并有與諸人家狀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軾、岳將軍鍾琪、李閣學紱、裘文達公曰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予與岳、裘二家之後俱屬同年，而穆堂先生為予房師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兩至江西見文端後裔，詢之，皆云未嘗請乞，亦未嘗讀其所作。蓋子才遊屐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為志傳，以驚爆時人耳目，初不計信今傳後也。[69]

其中淵如乃孫星衍（1753-1818）之字，王昶指出己之房師李友棠為李紱（號穆堂）之孫，他亦與岳鍾琪及裘曰修的後人為同年，且曾兩赴江西見朱軾後裔，但他們均稱不曾請袁枚為先人作墓志文。

袁枚之敘事屢見率爾操觚的情形，除蓄意為之者外，[70]也或因他原本就厭惡考據之學，嘗稱：「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作

66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嘉慶、道光間成書），續錄，頁 494。

67 袁枚，《隨園詩話》，頁 117。

68 昭槤之父娶舒穆祿氏（將軍綽爾多之女）為繼福晉，此女或為舒赫德之堂房姊妹，具體關係待考。參見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景印 1938 年重修本），乙冊，頁 3989-3991。

69 王昶輯，《湖海詩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25-16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八年刊本），卷 7，頁 7。

70 如見喻蘅，〈鄭燮與金農、袁枚交誼考辨〉，《復旦學報（社科版）》1987 年第 4 期，頁 41-46。

如水，自為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甚至作詩譏諷：「陳迹何妨大略觀，雄詞必須自己鑄；待至大業傳千秋，自有腐儒替我注。或者收藏典籍多，亥豕魯魚未免誤；招此輩來與一餐，鎖向書倉管書蠹。」[71]故其文有時乃以駭人耳目為出發點，可靠性尚待檢驗。

三、《隨園詩話》早期之刊本

據前文所論，知《詩話》的正編十六卷及《補遺》四卷或分別於五十五年及五十七年初刊。袁枚的著作在其生前就已十分暢銷，「每倉山一集刷成，頃刻散盡，業已價增至五金一部（農按：指《全集》）」，[72]其中《詩話》除隨園家刻本外，亦出現各種盜印本，因他曾於五十六年賦〈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七絕，曰：

> 自梓詩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
> 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73]

詩中之麻沙本乃劣本的代稱，原指福建建陽縣麻沙鎮書坊所刻之書，因常粗製濫造，以致名聲不佳。袁枚在《補遺》卷三中亦記此事曰：「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74]知其中所提及被盜版的《詩話》，乃指正編。

此外，袁枚在六十年五月有答趙佩德書，曰：

> 所摘《詩話》錯誤數條，細密精詳，一讀一拜……當即登時鐫改，不緩須臾。奈此書業已二省翻板，市賈居奇，一時不能家喻戶曉，只好將自家藏板悉照來示改正。改後即寄台閱，以不負大君子千里通書、肫肫愛我之忱。[75]

---

71 袁枚，《隨園詩話》，頁 186-187；袁枚，《小倉山房詩集》，頁 733。

72 楊芳燦，《芙蓉山館師友尺牘》，收入《稀見清人別集百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景印光緒十三年活字本），頁 3。

73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頁 811。

74 袁枚，《隨園詩話》，頁 630-631。

75 趙厚均，〈袁枚集外手札七篇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9 年第 3 期，

綜合前引詩，知《詩話》乃在二省出現盜版，而《尺牘》和《詩話》共被三省翻版。

雖然袁枚嘗多次挖補、增訂並重刻《詩話》，但我們或仍可從卷數之多寡、各卷條數之多少、刊雕之工拙，以及版框之大小、行距之鬆緊等角度，嘗試判斷各版本或其祖本的先後順序。[76]情理上，內容愈少之本者通常愈早出，且部分文字有意識的改變也可作為評估的重要參考指標。即使是錯別字較多的盜印本，通常亦可清楚反映其所據母本的各條內容及相對位置，此因盜版者主要是為牟利，理應不會自找麻煩主動改編文句。

筆者目前所知正編及補遺同見的版本中，內容最少者乃臺大藏本 p.397及(B) 821.87 4048-3、北師大藏本7697、山東大學藏本821.875/185（見表一），均是正編十六卷、補遺四卷。此四本在正編卷十六末尾同鐫有「南部道」三字，其中山東大學本初步判斷應與臺大藏本 (B) 821.87 4048-3（見圖三）使用同一版，但部分頁不同，如「隨園詩話卷三終」等字就分見於該卷末葉版心之左邊及右邊。

頁 571-576。

76 先前的一些努力，可參見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

圖三：臺灣大學圖書館《隨園詩話》藏本 (B) 821.87 4048-3 之書影。其正編末刻有「南部道」三字，圖中各頁之錯字均框出。



表一：筆者所知《隨園詩話》中有 A 型涉紅文字之木刻本。*

	收藏地（書號）	扉頁（題字）	正文之版式†（版框高寬）	重要特徵
1	北京大學 SB/811.104/4048.6	「乾隆壬子夏鐫，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	半葉 9 行，行 21 字 半框 13.4 x 9.1 cm	正編 15 卷，封面有胡適題字，無卷 16；無補遺
2	北京大學 SB/811.104/4048.4	無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6.2 x 12.7 cm	正編 16 卷，卷 3、卷 4、卷 7 均較顧本少最後兩條，卷 14 少最後一條；無補遺
3	北京師範大學 7697 正編 16 卷	無	半葉 9 行，行 21 字 半框 12.2 x 9.1 cm	書首無題辭，卷 16 末頁刻「維舟野戍聽人之」句，末鐫「南部道」
	補遺 4 卷	「乾隆乙卯夏鐫，隨園詩話補，小倉山房藏板」	同正編	卷 3 止於「山左任城東關外」條，卷 4 止於「涇縣，古宣州所屬」條
4	山東大學 821.875/185 正編 16 卷	「小倉山房，隨園詩話」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2.5 x 9.9 cm	書首有蔣士銓、趙翼題辭，卷 16 末頁刻「維舟野戍聽雞鳴」句，末鐫「南部道」
	補遺 4 卷	無	同正編	同前書
5	臺灣大學 p.397 正編 16 卷	無	半葉 9 行，行 21 字 半框 12.5 x 9.3 cm	書首無題辭，卷 16 末頁刻「維舟野戍聽雞鳴」句，末鐫「南部道」
	補遺 4 卷	「隨園詩話補遺，山淵堂藏版」	同正編	同前書
6	臺灣大學(B) 821.87 4048-3 正編 16 卷	「小倉山房，隨園詩話」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2.7x10.1cm	書首有蔣士銓、趙翼題辭，卷 16 末頁刻「維舟野戍聽雞鳴」句，末鐫「南部道」
	補遺 4 卷	無	同正編	同前書
7	臺灣大學(B) 821.8 4048-3 正編 16 卷	「道光四年新刊，隨園詩話，三讓堂藏板」	半葉 10行，行 21字 半框 12.8 x 9.9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隨園詩話補遺」	卷 1-3：半葉 10行，行 21字；卷 4-10：半葉 11行，行 23字。半框 12.8x9.7 cm	同前書
8	正編 16 卷	「嘉慶辛酉夏鐫，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tw/12100665_d.html）	不詳	書首無題辭。此嘉慶六年刊本卷 7-8 的書背上有「嘉慶十三年制價八百」字樣，函套的書簽上題「隨園詩話，丁丑仲夏重訂」
	補遺 4 卷	「隨園補遺」	不詳	同前書

† 由於版框之高寬隨頁不同，且刷印時亦受冷熱盈縮或斷版等影響，故或應容許 3-5%之誤差。

* A 型涉紅文字指正編卷二「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條中有「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云……」句。

包雲志先生疑山東大學本是最早刊刻的「己酉巾箱本」，筆者則認為諸「南部道」本應都只是後出的四川盜版或覆刻自此盜版。此因「南部道」乃四川一帶古名，查東漢延熹七年（164）所刻〈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二君造橋碑〉中，即提及修橋之楊瑗為「領南部道橋掾軍功卒史」，且乾隆時人常紀（?-1771）在任官四川時，亦嘗賦有〈南部道中〉一詩。[77]巧合的是，當時四川亦有人偽托袁枚之名出版《隨園戲墨》一書。[78]袁枚於五十六年賦詩所稱其《詩話》等書共已被三省翻版，應即包含四川。

前述諸「南部道」本乃以謀利為主要目的，因底本或已漫漶，且刻校的水準差劣，[79]以致錯別字的情形比比皆是，遠超過隨園家刻本，如涉紅文字即均出現「籍【藉】此」、「午汙【汗】」、「出【山】河」、「拘東【束】」等錯別字。[80]臺大藏本 (B) 821.87 4048-3書首的蔣士銓題辭，更可見「口權自【目】量……海撒【嶽】幽奧……氣象人【入】筆……傾瀝精【情】液……攻弗違【遺】……冊【冊】載所作……沉【況】公遺榮……堂嘗【堂】馳」等誤（圖三），筆者頗疑此題辭是盜版者自行從《小倉山房詩集》之前序轉載添入的，因大多數的《詩話》版本（尤其是錯別字較少之隨園家刻本）均無題辭。先前有學者以袁枚曾慨歎「校書真覺掃猶多」，指的就是類似情形。然以前述袁枚因發現所印駱綺蘭之詩有錯字，即花三、五日的功夫將之挖改，且對趙佩德指出的數條錯誤，亦「當即登時鐫改」，知這些「南部道」本絕不可能是正版；否則，時人恐將鄙視袁枚作為詩壇盟主的文字水平與學術品味。

經粗略比較北師大本 7697（圖四）與臺大本 (B) 821.87 4048-3後，發現兩者的內容大致相同，但錯字的情形互見優劣，如北師大本將臺大本正編卷二之「橫挑強敵誠非計」誤作「橫桃強敵誠非計」，臺大本則將北師大本補遺卷一之「高樹引涼生腋下」誤作「高樹引涼生掖下」。其中比較明顯的差別是：北師大本卷十六末條刻有「維舟野戍聽人之」句，臺大本則與筆者過眼之所有其它各本同作「維舟野戍聽雞鳴」。其中「維舟」指繫船停泊，「野戍」則謂在野外駐扎，此一挖改有可能是應作者的要求，因其它文獻所錄此詩之文句即同

77 梅鼎祚編，《東漢文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明末成書），卷 28，頁 43-44；常紀，《愛吟草》，收入《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第 17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景印民國鉛印本，乾隆五十三年初刊），頁 17。

78 王英志，《袁枚評傳》，頁 309-310。

79 相關程序可見陳正宏，〈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序及相關史料〉，《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 年第 1 期，頁 91-98。

80 山東大學所藏「南部道」本的涉紅文字被人以紅筆改「文（觀圀）」為「大（觀圀）」、「出（河）」為「山（河）」、「（拘）東」為「（拘）束」，此未見於臺灣大學藏本。

於改字後。[81]

由於北師大本的文字與顧本差異最多，故判斷其內容應最接近初版。該本覆刻時應未費工請寫手重新發寫，而是將初版所刷印之母本拆開後，反貼在雕版上，再照半葉九行的原樣鐫刻。此本雖在《補遺》的扉頁上刻有「乾隆乙卯夏鐫……」字樣，但因正編無扉頁，故疑此應是六十年乙卯歲或之後據正編及補遺之初版覆刻之盜版。盜印者並未以最新的隨園家刻本為母本，而是將就使用手頭所擁有之本。

圖四：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隨園詩話》藏本 7697 之書影。其正編末刻有「南部道」三字。



81 陶樑輯，《國朝畿輔詩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8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九年刊本），卷 48，頁 8。

又，臺大另藏一「南部道」本，索書號為 p.397（見圖五），其《補遺》的扉頁上刻「隨園詩話補遺，山淵堂藏版」等字，未繫時間，此應是吳縣吳氏之山淵堂翻刻自「南部道」本。[82]除卷十六末條所刻「維舟野戍聽雞鳴」句外，此本與北師大藏本7697之內容大致相同，且同為半葉9行、行21字，連「南部道」三字的相對位置亦近似，但兩者屬同源不同版。依內容的繁簡與版式的大小判斷，「南部道」盜版相當暢銷，其正編十六卷至少有三個不同版：第一版即北師大本7697，第二版為臺大本 p.397之祖本，第三版為臺大本 (B) 821.87 40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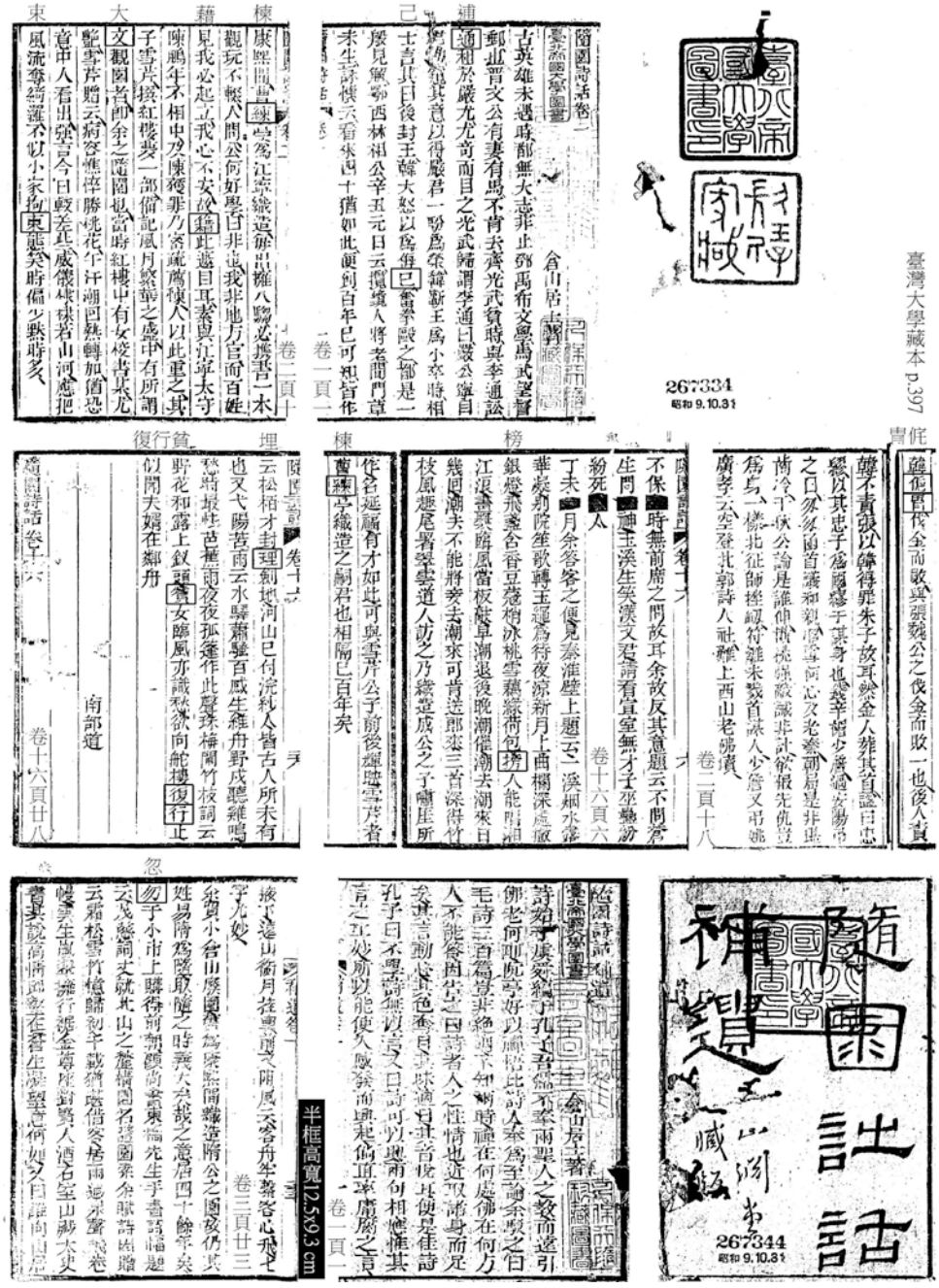
又，民國十四年的上海埽葉山房以及臺灣大學 (B) 821.8 4048-4兩石印本，雖亦為正編十六卷及補遺四卷，但《補遺》卷三和卷四均較初刻本增加了好些條，而與顧本同。知《補遺》四卷本在初版刊行後，曾有一增訂版，將卷三的內容從三十七條嗣刻至四十二條，並將卷四從十六條遞增至六十八條。接下來，才次第鐫刻後六卷，如袁枚在乾隆五十八年正月致趙曾益的信中，言在《詩話》中已選入其佳作一首、佳句數聯，並稱「現付攻木之工，俟梓成時再當寄上」，趙詩見於《補遺》卷五。再者，袁枚於嘉慶元年函告法式善，其詩「已刻入《詩話》中。秋後梓成，再當寄上」，該詩見《補遺》卷六，又因民國三年上海章福記石印本中之《補遺》恰好共六卷，不知其祖本是否即此札中所言之嘉慶元年續刻本？[83]

查北大藏本SB/811.104/4048.6及SB/811.104/4048.4/C2正編之扉頁雖分別題為「乾隆壬子夏鐫，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及「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但從其內容判斷，所謂「（五十七年）壬子本」的母本應要早於「（五十五年）庚戌本」，譬如前者卷十四止於「何義門」條，後者則已增添從「彭尺木進士」至「近見作詩者」等十一條。亦即，北大藏本SB/811.104/4048.6或為筆者所過眼最早的《詩話》隨園家刻本，但此應仍晚於北師大藏本7697（盜版）之母本，因後者卷十一止於「裴二知中丞」條，但前者則嗣刻了「韓慕廬尚書」、「金陵張止原居士」和「壬寅冬余遊雉皋」三條。

82 山淵堂之地點可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4-9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民國嘉業堂叢書本，道光間成書），卷 16，頁 14。

83 趙厚均，〈袁枚集外書札六通考釋〉，《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 年第 2 期，頁 35-40；趙厚均，〈袁枚致法式善、王友亮書札八通考釋〉，發表中。

圖五：臺灣大學圖書館《隨園詩話》藏本 p.397 之書影。此山淵堂本正編末刻有「南部道」三字。



四、較晚期之《隨園詩話》刊本

《隨園詩話》以正編十六卷、補遺十卷本最為風行，但版式繁多（見表二），內容也偶與初版有異。雖然從扉頁上的紀年排序，正編可見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本、五十七年壬子本、嘉慶十四年（1809）己巳本、道光四年（1824）甲申本、同治八年（1869）己巳本等，《補遺》亦見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本、六十年乙卯夏本、嘉慶元年丙辰本等，惟因各本《補遺》卷十均已記「嚴小秋丁巳二月十九夜夢訪隨園」之嘉慶二年事，知這些扉頁的繫年並不必然指鐫刻完成之時間。

表二：筆者所過眼《隨園詩話》中有 B 型涉紅文字之木刻本。*

	收藏地 （索書號）	扉頁 （題字）	正文之版式 （版框高寬）	重要特徵
1	臺灣大學 (B) 847.1 7461	「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2.7 x 10.3 cm	收入《隨園三十種》。書首無題辭。與北京清華大學庚 434 7305 同源不同版
	補遺 10 卷	「詩話補遺，隨園藏版」	同正編	
2	北京大學 X/ 081.57/4048:4-:5	「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2.4 x 10.3 cm	收入《隨園三十種》。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詩話補遺，隨園藏版」	同正編	
3	中國國家圖書館 38397	「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3.2 x 10.4 cm	
	補遺 10 卷	「詩話補遺，隨園藏版」	同正編	
4	中國國家圖書館 38618	「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3.1 x 10.3 cm	
	補遺 10 卷	「詩話補遺，隨園藏版」	同正編	
5	山東大學 821.87 185=3	「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3.0 x 10.3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詩話補遺，隨園藏版」	同正編	
6	中國國家圖書館 93456	「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3.5 x 10.3 cm	書首無題辭。與該館藏本 84927 同版，與藏本 38980 同源不同版
	補遺 10 卷		同正編	
7	上海圖書館	「己巳年刊，隨園詩話，隨園藏版」	半葉 10 行，行 21 字 半框 13.4 x 10.6 cm	嘉慶十四年刊本，書首無題辭。疑為線普長 633419-98
	補遺 10 卷	無	同正編	卷首有乾隆五十一年袁鑒序

8	中國國家圖書館 94324	「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5.9 x 12.5 cm	書首無題辭。與上海圖書館藏本線普長 014623 同版
	補遺 10 卷	「乾隆壬子春刊，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版」	同正編	上海圖書館藏本線普長 014623 缺卷 8-10
9	北京大學 SB/ 811.104/4048.4 C2	「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6.2 x 12.7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9 卷	「乾隆壬子春刊，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版」	同正編	卷 9 止於「揚州方立堂孝廉」條
10	臺灣大學 98 p.448	「乾隆壬子春鐫，隨園詩話，本衙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6.0 x 12.6 cm	收入《隨園全集》，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本衙藏板」	同正編	
11	山東大學 821.87 185=4	「乾隆壬子春鐫，隨園詩話，本衙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5.9 x 12.6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8 卷	「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本衙藏板」	同正編	卷 8 止於「鎮江都統成警齋先生策」條
12	復旦大學 170104	「乾隆壬子春鐫，隨園詩話，本衙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6.0 x 12.8 cm	收入《隨園二十八種》，書首無題辭
	補遺 8 卷	「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本衙藏板」	同正編	
13	中國國家圖書館 8793	「乾隆壬子春鐫，隨園詩話，本衙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6.0 x 12.6 cm	
	補遺 10 卷	「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本衙藏板」	同正編	
14	中國國家圖書館 111313	「隨園詩話正續合訂，小倉山房藏板」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2.0 x 9.2 cm	書首無題辭。卷 16 末鐫「南部道」三字
	補遺 10 卷	「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板」	同正編	
15	上海圖書館 線普長 663309-20	「道光四年重鐫，正續隨園詩話，本衙藏板」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2.3 x 9.2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道光四年重鐫，隨園詩話補遺，本衙藏板」	同正編	
16	上海圖書館 線普長 014623	「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1 字 半框 16.2 x 12.8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7 卷	「乾隆壬子春刊，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版」	同正編	無卷 8-10

17	上海圖書館 線普長 477558-65	「同治己巳新鐫，隨園詩話，經國堂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3 字 半框 12.2 x 10.2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隨園詩話補遺」	同正編	
18	中國國家圖書館 90848	「同治己巳新鐫，隨園詩話，經綸堂藏版」	半葉 11 行，行 23 字 半框 12.4 x 9.5 cm	書首無題辭
	補遺 10 卷	「隨園詩話補遺」	同正編	

* B 型涉紅文字指正編卷二「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條自 A 型改成「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句。

表三整理出乾嘉年間所刻各本的主要版式，除北大藏本SB/811.104/4048.6外（半框約13.4 x 9.1 cm），可依版框大致區分成小、中、大和特大四類。若從其內容的演變情形判斷，諸「南部道」盜版均保留較早的形式，如正編卷二之涉紅文字等條目即大多尚未校改（詳見後），但可惜其覆刻所根據之母本多未存世。亦即，《詩話》初版應最可能是半葉九行之小本（北師大藏本7697之母本），袁氏在持續編輯的過程中，顯然曾為滿足市場而屢屢重刻，且循分眾的需求（品質和價錢不一）鐫刻了字體大小及寬緊均不同之版本。最後，更出現精刻之半葉十一行的特大本。

表三：乾嘉年間所刻《隨園詩話》各版本。

版式 (半框高寬†)	小本 (約 12.3 x 9.2 cm)	中本 (約 12.6 x 10.1 cm)	大本 (約 13.3 x 10.3 cm)	特大本 (約 16.0 x 12.7 cm)
正編16卷 補遺4卷	【半葉9行】 北師大 7697* 臺大 p.397*	【半葉10行】 臺大(B) 821.87 4048-3* 山東大 821.875/185*		
正編16卷 補遺10卷	【半葉11行】 中國國圖 111313* 上圖 線普長 663309-20	【半葉10行】 臺大(B) 847.1 7461 北京清華 庚 434 7305 北大 X/081.57/4048:4-:5	【半葉10行】 中國國圖 38397 中國國圖 38618 中國國圖 93456 中國國圖 38980 山東大 821.87 185=3 上圖嘉慶十四年本	【半葉11行】 山東大 821.87 185=4 中國國圖 94324 上圖 線普長 014623 臺大 98 p.448 中國國圖 8793 北大 SB/811.104/4048.4 北大 SB/811.104/4048.4/C2

† 誤差約為 0.2-0.3 cm。

* 該本正編卷十六之末刻有「南部道」三字。

至於表二中所列扉頁上題有「隨園藏板」、「本衙藏板」、「小倉山房藏板」字樣之諸本，因錯別字較少，故可能大多是隨園家刻之正本。袁枚在其撰於嘉慶二年的遺囑中，即告知家人要「公刷公賣」。其孫袁祖志（阿通之第三子）就嘗描述其運作之方式，稱《小倉山房全集》共計三十種、八十本，當時每逢鄉試之年，「任坊間自備紙工來園刷印，本園每部取板資銀一兩。《全集》之由本園出售者，白紙每部價銀五兩，竹紙每部價銀三兩六錢；坊間則聽其自定價目。每年統銷約在數百部焉。」[84]《詩話》作為《全集》中最受歡迎之一種，想必亦單獨印售，且有不同大小之版。

現存道光以後之本，則應均是與袁家無涉的書坊所為。此因先前的雕版早已不堪使用，且袁家亦已沒落，如陳文述在道光初年所賦〈重過隨園題小倉山房壁〉一詩中有「故家池館未全荒」句，知當時隨園雖未「全荒」，但袁枚過世尚不到二十年，隨園就已不復舊時繁華景象。[85]咸豐年間，太平軍攻陷江寧，以之為天京；據袁祖志所形容戰亂後之隨園，更是「鞠為茂草」，「不但亭臺花木蕩然無存，即瓦礫亦無蹤跡」。[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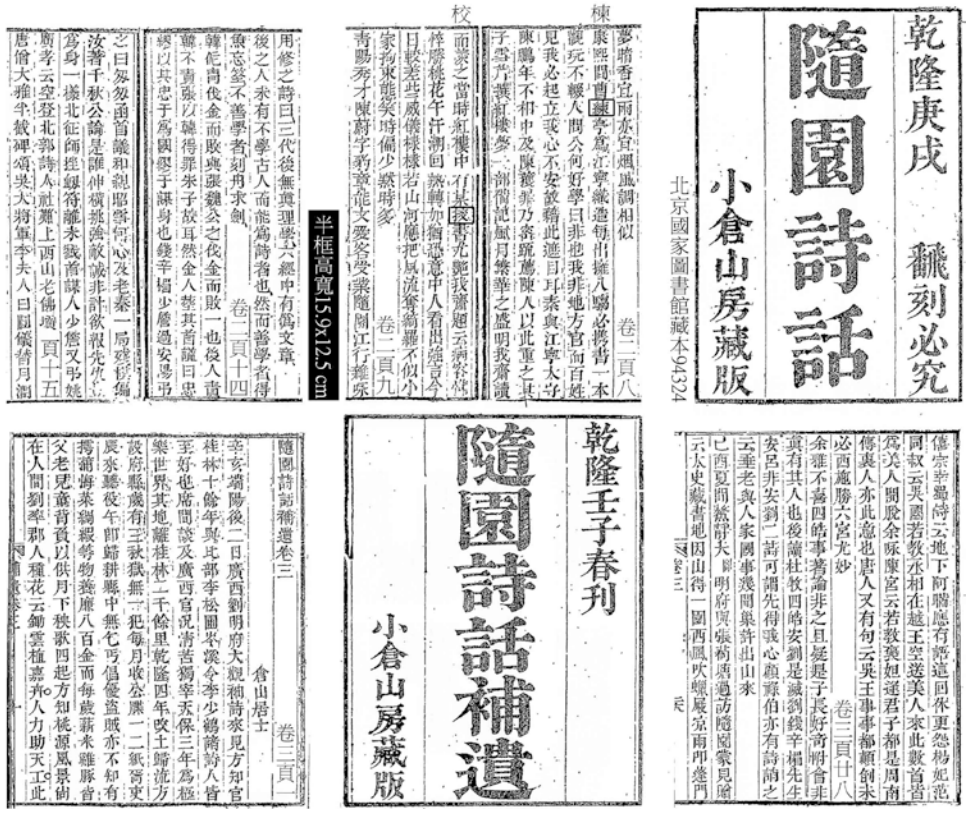
目前各本《詩話》扉頁上的繫年乃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94324最早，其正編題「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補遺》題「乾隆壬子春刊，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版」（圖六），但全書似由同一刻工一氣渾成。該正編的文字相對於北師大索書號7697之「南部道」本而言，不恰當的內容均已訂正，魯魚豕亥之類的訛誤亦罕見，惟因其版框較該「南部道」翻刻本至少大30%，且將行款改成半葉十一行，故知此正編應是重新精刻，但仍套用初版扉頁的文字。此本或為筆者迄今所見品相最好的刊本，無怪乎，顧學頡會據之以為標點本。上海圖書館藏本線普長014623及北京大學藏本SB/811.104/4048.4/C2似與此同，只不過《補遺》分別僅有七卷和九卷。

84 袁祖志，《隨園瑣記》，收入《叢書集成三編》文學類第 7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景印清末石印本，光緒三年成書），卷上，頁 5。

85 陳文述，《頤道堂詩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04-150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間刊本），卷 18，頁 3。

86 袁祖志，《隨園瑣記》，卷上，頁 4。

圖六：中國國家圖書館《隨園詩話》藏本 94324 之書影。



圖七：臺灣大學圖書館《隨園詩話》藏本 98 p.448 之書影。



查初版與顧本間內容的差異，多因挖改或插版所造成，嗣刻時又為維持篇幅的均勻，往往隨意補於各卷之末，且因其過程乃隨編隨改，並非一蹴而成，

故各卷內容變化的先後順序仍有待詳考。下文對照整理出已知的改動之處（見表四），[87]並對前文未曾論及者略作探究：

（一） 正編卷一所錄鄂爾泰（1677-1745；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賦於康熙六十年的〈辛丑元日〉詩，原稱是其任「侍衛」時所作，然查鄂爾泰授三等侍衛乃在康熙四十二年，五十五年遷內務府員外郎，[88]知其寫此詩時應已非侍衛，後遂更正為「郎中」。

（二） 正編卷二原涉紅敘述中的「文觀園即余之隨園」句被刪改，並將所引題紅詩的作者訂正成明義。亦即，將A型涉紅文字改作B型。[89]

（三） 錢大昕（1728-1804）曾於乾隆三十九年典試河南途中，為憑弔韓侂胄而賦〈過安陽有感韓平原事〉詩四首：「十年富貴老平原，一著殘棋一局翻……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得老秦；朝局是非堪齒冷，千秋公論在金人。」[90]《詩話》正編卷二原引錄錢大昕此詩第三首絕句中的「匆匆函首議和親……」四句，但或因時人每諱「胡」、「虜」、「夷」、「狄」等字，以避免有指涉清政權之嫌，[91]故袁枚在初版時即主動將「千秋公論在金人」改為「千秋公論是誰伸」。稍後，又因擔心「朝局是非堪齒冷」句遭人攻擊為批評朝政，[92]遂借用前闋「一著殘棋一局翻」之文字，將其改為「一局殘棋偏汝著」，稱宋寧宗時任宰相的韓氏在朝野均欲恢復故土的氛圍下，恰巧（即所謂的「偏」）出來主導（即所謂的「著」，指圍棋之下子）北伐之殘局，結果失敗後被論罪，且函首金朝以求和，反倒是金國將其禮葬，並追贈為忠謬侯，故錢詩原稱「千秋公論在金人」。或因此詩較不易解，有些版本遂將「一局殘棋偏汝著」中之「偏」字誤刻成「遍」、「騙」或「編」。

87 表中已參考鄭幸，《袁枚年譜新編》，頁 641-643。

88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點校本，民國十七年成書），卷 288，頁 10229。

89 詳見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

90 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十一年刊本），卷 2，頁 2。

91 雍正十一年和乾隆四十二年，清廷曾兩度嚴旨禁止蓄意改避這些字，認為該做法反倒是「背理犯義，不敬之甚」，可知許多漢人士大夫一直均有此心態，而袁枚對此亦小心翼翼。參見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匯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 85-86。

92 包雲志，〈《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

（四） 正編卷三原終結於「余雅不喜四皓事……幾聞巢許出山來」條，後又增添「己酉夏間，鼇靜夫圖明府與張荷塘過訪隨園」和「奇麗川方伯篤友誼而愛風雅」兩條在其後。同樣地，正編卷四、卷七、卷十一末條後亦增刻好些條。

（五） 正編卷十四原止於「何義門」條（見北大藏本SB/811.104/4048.6），後增加從「彭尺木進士」至「如皋張乾夫」等九條，再添「仁和高氏女……尤為得體」一條（見北大藏本SB/811.104/4048.4），隨後在「仁和高氏女」條末補「錢謝莽枚……亦佳」等句，並嗣刻第一百零一條「近見作詩者……」（如見北大藏本SB/811.104/4048.4/C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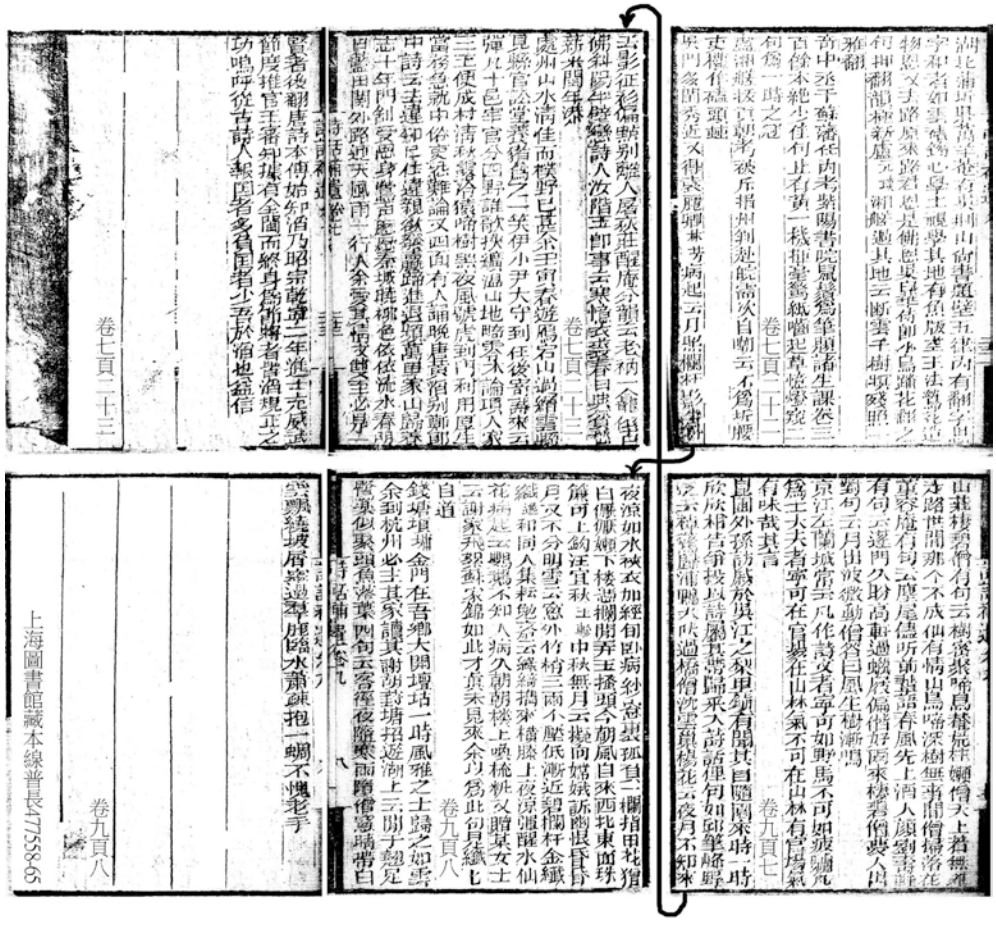
（六） 《補遺》中除前文所提及前四卷的變化外，較晚之版本亦曾在卷八及卷九嗣刻新的內容，其中卷九原止於第十六條「揚州方立堂孝廉……酷肖詩人窮相」（如見北大藏本SB/811.104/4048.4/C2），後嗣刻至第二十條「處州山水清佳……」，此條之末初錄伊湯安（號小尹）之詩，曰：「『四面青山秋意早，一城紅葉市聲稀』，皆酷是處州光景」。臺大藏道光四年三讓堂本將「四面」兩字之後替換成「有人誦晚唐〈黃滔別鄭郎中詩〉……」，文意不通。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八年經國堂本之母本似同於三讓堂本，但覆刻時錯將卷七及卷九末葉之版對調了（圖八）。上海圖書館藏嘉慶十四年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則先還原原條，接著增添「族弟舒亭知」至「前人〈吊張江陵相公〉」等二十條，但末條錯漏嚴重且張冠李戴，稱：「前人〈吊張江陵相公〉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四面）青山秋意早，一城紅葉市聲稀』，皆酷是處州光景。」不僅文句難以卒讀，更重複了「處州山水清佳」條的末十九字。顧本則又據它本增「前人〈吊張江陵相公〉」條，且嗣刻「揚州巨商汪令聞」至「駱佩香孀居後」等二十七條（圖九）。

（七） 初刻本中出現一些重複的內容，如正編卷八和卷十一同見顧星橋「過江名士久推袁」詩，卷九和卷十三同見方南塘「積雨逢晴草怒生」詩，補遺卷一和正編卷六同見「朱子小名沈郎」句等等，後遂加以刪替。

（八） 為便於讀者掌握所論人物的名字，較後之版本有時會在條末以小字加註，如正編卷九「寶應王孟亭太守」條末加「太守諱箴輿」、卷十「余己未座主」條末加「諱國麟，山東人」、卷十「余祖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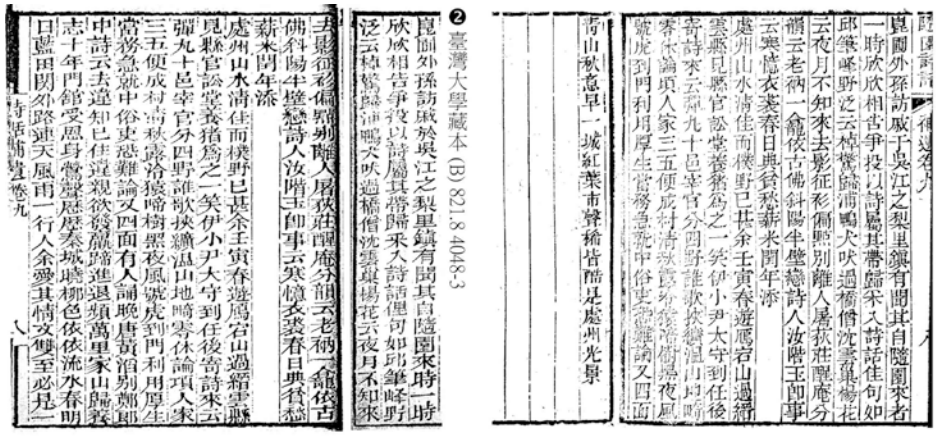
杭州」條末加「先生名調元」等等。

圖八：上海圖書館藏同治八年經國堂本《隨園詩話》補遺卷七及卷九末葉遭互調誤刻的情形。



圖九：《隨園詩話》補遺卷九末之內容在不同版本中出現補改或誤刻的情形。

❶ 上海圖書館藏本線普663309-20



❷ 臺灣大學藏本 (B) 821.8 4048-3

❸ 上海圖書館藏本（《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己巳年刊本）



表四：《隨園詩話》各版本內容的主要變化。

卷名	原始敘述	內容之演變
正編 卷一	第一條「古英雄未遇時……」	改「皆作侍衛時詩」為「皆作郎中時詩」
卷一	第二十四條「凡神廟扁對……」	改「丞祠堂」為「丞相祠堂」
卷一	第五十四條「詠物已難……」	改「林和靖」為「高青邱」
卷二	第二十二條「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	改「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云……」為「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
卷二	第四十四條「韓侂胄伐金……」	改「朝局是非堪齒冷」為「一局殘棋偏汝著」
卷二	第六十八條「湖州女子姚益鱗…」	此條文句改成「竹筠女子早卒……」
卷三	原止於「余雅不喜四皓事」條	末增「己酉夏間，鼇靜夫圖」和「奇麗川方伯」兩條
卷四	原止於「宜興儲氏」條	末增「余宰江寧時」和「先生有《蓮塘詩話》」兩條
卷七	原止於「福建歌童名點點者」條	末增「余已選楊次也」和「吳俗以六月二十四」兩條
卷八	第一條「諷世語最蘊藉者……」	刪〈詠桑詩〉的末四句，但增〈雨中作〉七絕四句
卷八	第十七條「余幼讀〈詠史〉……」	改「吳人以為宋商邱……」為「見益都王中丞遵坦……」
卷八	第十八條「余過蘇州招同年……」	改換成「馬驌宛斯作《繹史》」條
卷八	第三十九條「癸未春……」	改「癸未春……」為「壬午春……」
卷九	第四十條「余哭鄂制府虛亭……」	改「丙戌，天子南巡」為「乙酉，天子南巡」
卷九	原有「無錫杜紫綸先生」條	改換成「張松園方伯不甚作詩」條
卷九	原有「桐城方貞觀南塘」條	改換成「何南園館於汪氏」條
卷十一	原止於「裴二知中丞」條	末增「韓慕廬尚書」、「金陵張止原居士」和「壬寅冬余遊雉皋」三條
卷十二	第十四條「湯中丞莘……」	將徐芷亭方伯垣〈荊州〉詩換成江西楊子載〈偶成〉詩
卷十二	第十六條「題畫詩最妙者……」	將吳仲圭詩換成蘇州陸生鼎畫扇贈詩
卷十四	第八十五條「解中發秀才……」	改「慶寶」為「慶保」
卷十四	原止於「何義門」條	後次第增添「彭尺木進士」至「近見作詩者」等十一條
卷十六	第六十三條「久聞廣東珠	改「維舟野戍聽人之」為「維舟野戍聽雞鳴」

	娘……」	
補遺 卷一	第六十三條「梁山舟侍講……」	刪此條末句「朱子小名沈郎」
卷二	「余少時詠〈落花〉」條後原接「杭州胡滄來濤」條	初在此兩條中插入「廣信太守張竹軒朝樂」……「壬子春余在杭州」、「京城李某」、「有乩仙自稱臥虎山人」、「益都朱天門」等八條，後改版時又將末三條替換成「吾鄉孫誦芬舍人傳曾」、「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籟」兩條
卷二	原有「金陵太平門外有乞丐」條	改換成「長洲女孟文輝」條
卷二	末條「甲辰春，余過南昌……」	改「花如有子真非色」為「花如有子非真色」
卷三	原止於「山左任城東關外」條	末增「桐城汪稼門先生」至「乾隆戊午科」等五條
卷四	原止於「涇縣，古宣州所屬」條	次第增「蔡侍郎觀瀾」至「方明府於禮」等五十二條
卷六	第三十七條	改換成「人問：詩要耐想」條
卷六	第三十九條	改換成「余九歲時」條
卷六	原止於第四十六條「法時帆學士造詩龕」	末增「余與和希齋大司空全無介紹」至「詠桃源詩，古來最多」等四條
卷八	第十條	改換成「蘇州胡眉峰量」條
卷八	原止於第二十二條「趙子梁〈詠白牡丹〉」	先補至第六十五條「夫婦能詩……其長子也」，後在末又續補「夫人長女之蘭、季女之芬……疏柳飄殘溝水急」之內容以及「鎮江都統成警齋先生策」一條
卷九	原止於第十六條「揚州方立堂孝廉……酷肖詩人窮相」	先續刻至第二十條「處州山水清佳」，再續刻至第二十三條「昔曹子桓以金幣購孔融文章」，後又嗣刻至第六十七條「駱佩香孀居後」

清末民初，《詩話》因所受的歡迎經久不衰而屢屢重印，由於多使用解析度較高的石印或鉛印技術，故每葉之行數以及每行之字數均大幅增加。雖然《詩話》的補遺早已編至十卷，但晚清以來的重印本屢可見到以與「南部道」本大致相同之四卷本為母本者，如光緒十八年（1892）的上海袖海山房石印本以及民國三年（1914）的上海鴻寶齋石印本等等。只不過因受《紅樓夢》盛名之影響，這些版本均主動將正編卷二A型涉紅文字中的「文觀園」訂正成「大觀園」。更有甚者，光緒十八年勤裕堂交著易堂之鉛印本、晚清的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民國七年的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民國十年的上海著易堂鉛印本、民國十七年的上海埽葉山房石印本等版本，雖均採用《補遺》十卷本，也以相同原因逕將涉紅文字自B型改成A型，且訂正其中「文觀園」一詞。[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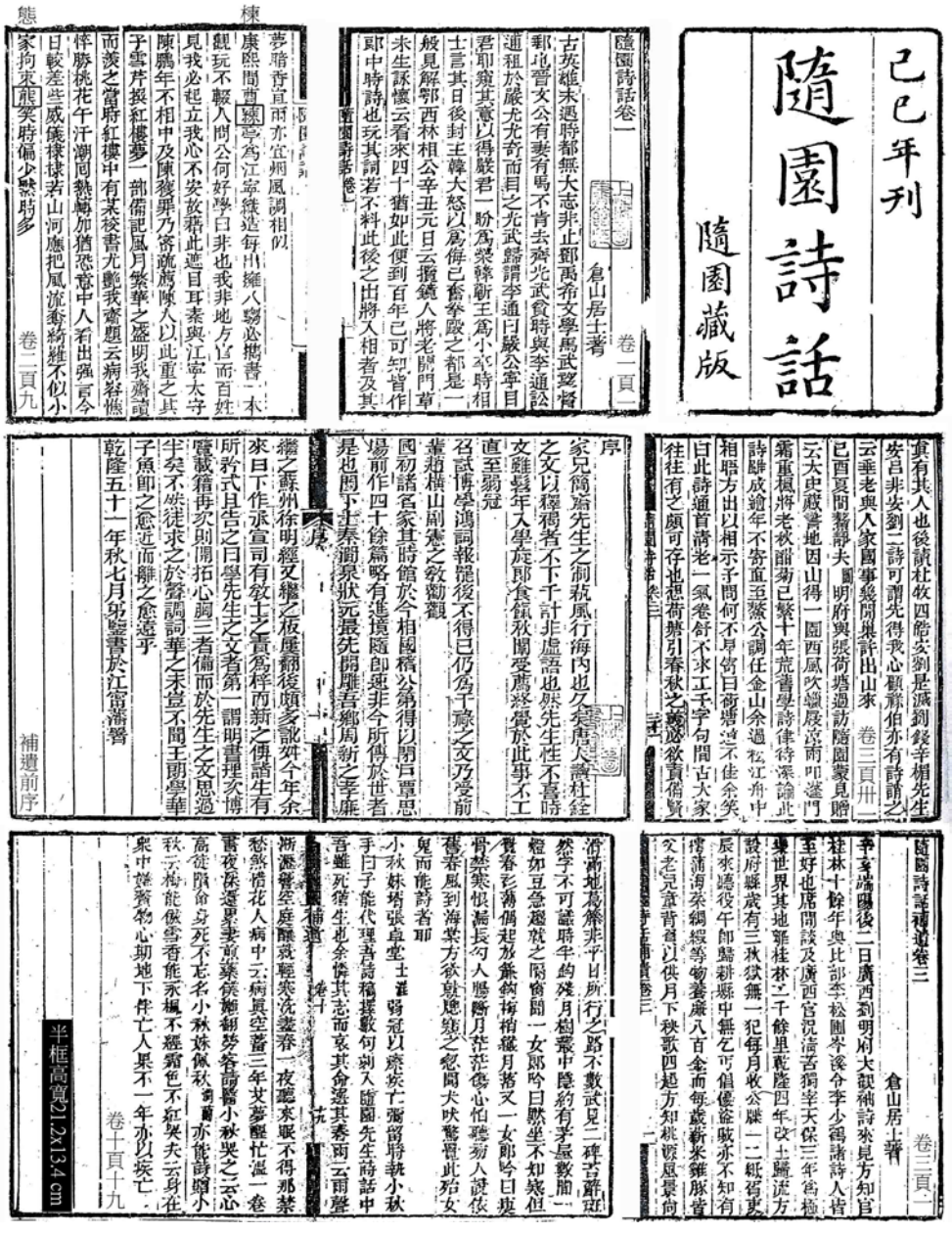
我們偶亦可見混用不同版本翻刻的情形，如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嘉慶十四年

93 參見潘承玉，〈新紅學的基礎與「新新」紅學的張本〉。

己巳本，從其字體判斷，其母本應出自不止一個版本（圖十）。又，臺大藏一正編扉頁上刻「道光四年新刊，隨園詩話，三讓堂藏板」之本，索書號為 (B) 821.8 4048-3，此本卷十六末無「南部道」三字，但正編十六卷以及補遺前三卷之內容與版式，甚至錯別字的情形，均近於臺大之「南部道」 (B) 821.87 4048-3（圖三）；至於《補遺》第四至第十卷的行款，則改成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圖十一）。查三讓堂曾據嘉慶十六年（1811）之東觀閣本重刻《紅樓夢》，[94]且因筆者嘗在網上過眼嘉慶十年所刻的《重訂唐詩合選詳解》，其扉頁稱「古吳三讓堂新刻」（圖十一），知三讓堂位於蘇州一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93608與北京清華大學藏本甲817.2 7305均與此臺大三讓堂本同版，但有些頁遭抽換重刻，如正編卷三頁三十至三十一即明顯不同，臺大本此卷頁三十之「褒姐」且被訂正為「褒妲」。

94 陳力，〈《紅樓夢》東觀閣本再考〉，《文獻》2003 年第 1 期，頁 160-177。

圖十：上海圖書館藏《隨園詩話》嘉慶十四年己巳本之書影。


己巳年刊
隨園詩話
隨園藏版
隨園詩話卷一 卷一頁一
倉山居士著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禹武侯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通祖於嚴光光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宰目君耶寇萊章以得嚴君一盼為榮韓歇王為小吏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為侮已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幸丑元日云擬鐫人將老關門草來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
態 棟
夢暗齊宣而亦宜州風調相似
康熙間曹寅亭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入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耄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後果乃資疏劾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曾賦紅樓中有某侯書尤艷我齋題云病裡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同艷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戚旗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紛維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卷二頁九
隨園詩話卷三 卷三頁一
倉山居士著
哀吾兄端陽後二日廣西到明府大觀補詩來見方知官桂林十餘年與比部李松圃李溪令李少鶴諸詩人皆至好也席間談及廣西官況涪若獨宰天保三年為檢舉世界其地雖桂林之千餘里戴隆四年改土歸流方設府縣歲有三秋獄無一犯每月收公牒一二紙皆吏辰來遞役午即歸耕縣中無乞丐偏僂途歌亦不知有德蒲海菜綢緞等物養廉八百金而每歲薪米雞豚皆父老兄童背負以供月下秋歌四起方知桃源景尚
序
家兄簡齋先生之詞敕風行海內也久矣唐人讀杜銓之文以窺視者不下千計非虛語也然先生性不喜時文雖嘉年入學旋即棄去鎩秋闈受薦終覺於此事不工直至弱冠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後不得已仍為千祿之文乃受前輩趙橫山副憲之教勸觀國初諸名家其時館於今相國稽公第得以閉戶覃思場前作四十餘篇略有進境隨即逐非今所傳於世者是也閱下士秦潤泉狀元最先開雕吾鄉周新之孝廉
序
繼之薛州徐明經叉繼之板屢翻後頗多訛舛今年余來日下作承宣司有敕士之責為梓而新之俾諸生有所矜式且告之曰學先生之文者第一謂明書理次博覽載籍再次則開拓心胸三者備而於先生之文思過半矣不然徒求之於聲調詞華之末豈不聞王朗學華子魚即之愈近而離之愈遠乎
乾隆五十一年秋七月弟鑒書於江寧藩署
補遺前序
滑南地荒簿非平日所行之路不數武見二碑苔蘚斑然字不可識時牛約殘月樹叢中隱約有茅屋數間一燈如豆急趨視之隔窗聞一女郎吟曰歎坐不知幾但覺春彩漸偶起放簾約梅稍殘月落又一女郎吟曰瘦骨禁寒恨鬢長勾人暝暝月茫茫愛心怕聽梅人謂依舊春風到海棠方欲就憔悴之愁聞犬吠驚覺此殆女鬼而能詩者耶
小秋妹婿張皐士雅弱冠以瘵疾亡彌留時執小秋手曰子能代理吾詩稿擇數句刻入隨園先生詩話中吾雖死猶生也余憐其志而哀其命遂其春雨二雨聲
補遺 卷十
浙源聲空庭雨驟寂寒冷窗春一夜聽來眠不得那禁愁煞惜花人病中云病眞空蓄三年艾夢醒忙溫一卷書夜深遥夢妻前藥候撫郎勞答詩醫小秋哭之云心高從隕命身死不忘名小秋妹佩秋亦能詩贈小秋云梅能傲雪香能永楓不經霜色不紅矣夫云身在泉中媒齊物心期地下伴亡人果不一年亦以疾亡
卷十頁十九
半框高寬21.2x13.4 cm

圖十一：臺灣大學圖書館《隨園詩話》藏本 (B) 821.8 4048-3 之書影。中右附「古吳三讓堂」所刻的《重訂唐詩合選詳解》書影。



五、小結

在過覽約四十多種《隨園詩話》版本以及相關文獻後，本文總結袁枚應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開始編纂此書，除了被採詩者的個別贊助外，他更因獲得湖廣總督畢沅的鼎力支持，而於五十五年庚戌歲左右初刊正編十六卷。此書因大受歡迎，翌年即見盜版，本研究首度指認現存好幾種正編末刻「南部道」三字之本，即四川地區的翻刻本，而魯魚亥豕之誤乃此類校勘不精之坊本的明顯特徵。

或因名利雙收，袁枚決定以補遺的方式續刊《詩話》，其工作團隊一面挖改先前所發現的訛誤，還一面接受詩家寄稿，袁枚更經常親自外出採詩。但續編各條往往並不一定集中在新的一卷，而是先補入正編某些卷之卷末，以平衡篇幅，有時亦會整條替換先前各卷中不恰當的內容。五十七年壬子歲，袁枚又在孫慰祖家人的支助下，單獨刊傳《補遺》四卷，並於五十八年癸丑歲、六十年乙卯歲及嘉慶元年（1796）丙辰歲（後兩繫年均曾見於扉頁）均曾印出不同卷數之本。此書之內容止於袁枚在嘉慶二年病卒之際，但應是在其後不久才由工作團隊將補遺十卷完全刊刻出。

由於《詩話》的書版就藏在隨園，故袁枚及其工作團隊常以挖改或插版的方式進行重修，以致明明同一付版卻偶在後印本中出現不同文句。又因雕版往往刷過約六千本後即漫漶不堪，[95]知隨園家刻本應曾為滿足市場的需求而數度重刻，且以不同版式、紙張和價位面對不同層級的消費群，現存許多版本應就是嘉慶年間袁枚後人所刷刻。

至於道光以後的坊刻者，大多與隨園無關，刊刻者因不了解前述之演變過程，當時也不存在一種大家認同的「標準本」，乃任意選用母本，並常為求保持原貌而複製了早期版本扉頁上的文字（含繫年），遂出現卷數不一或文字有差的情形，甚至還以盜版覆刻，此與通常愈後出之本愈全、愈精的情形頗異。該複雜狀況導致學界對現存幾十種版本間的內在關係可說治絲益棼，也令先前的版本研究出現嚴重誤區。事實上，本文所呈現《詩話》各本內容的複雜變化，遠遠超過先前的認知，且均不曾被通行之顧學頡標點本或王英志批註本所納入，[96]相關學界或該慎重考慮重新校點此書！

---

95 章煦，〈奏為審擬山東堂邑縣人王得海等私刻時憲書一案事〉，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軍機處錄副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 3-2481-30。感謝北京人民大學張瑞龍老師的提示。

96 袁枚著，王英志批註，《隨園詩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筆者雖已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閱覽、分析了不少版本，然因散於各地之未過眼的藏本仍多，深盼有條件之人能繼續訂補或匡正此文的研究結果，讓我們能更清楚區辨初印與重修、原刻與翻刻、自刻與盜刻等版本的異同，[97]並能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對與《三國志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同列所謂「清中葉四大暢銷書」的《隨園詩話》，有一更具體的理解。

97 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頁 1-5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丁紹儀輯，《國朝詞綜補》，《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光緒間刊本。

清・王昶輯，《湖海詩傳》，《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25-16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八年刊本。

清・王昶輯，《湖海文傳》，《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68-16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七年刊本，嘉慶十年成書。

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中國古代史學家年譜》第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5，景印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98-17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二年鉛印本。

清・呂燕昭修，清・姚鼐纂，《重刊江寧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江蘇省第12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景印光緒六年刊本。

清・李銘皖等修，清・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江蘇省第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景印光緒九年刊本。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4-9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民國嘉業堂叢書本，道光間成書。

清・延豐等纂修，《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840-8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同治間刊本。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三年刊本。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嘉慶、道光間成書。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嘉慶五年刊本。

清・秦瀛，《己未詞科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嘉慶十二年序刊本。

清・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清・袁枚著，神谷謙、柏昶重編，《隨園詩話同補遺》，《和刻本漢籍隨筆集》，東京都：汲古書院，1978，景印文化元年本。

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清・袁枚著，王英志批註，《隨園詩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清・袁枚，《袁簡齋先生為李香林尚書尺牘冊》，《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第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景印原稿。

清・袁祖志，《隨園瑣記》，《叢書集成三編》文學類第7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景印清末石印本，光緒三年成書。

清・常紀，《愛吟草》，《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第17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景印民國鉛印本，乾隆五十三年初刊。

清・張塤，《竹葉庵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景印道光十七年刊本。

清・梅鼎祚編，《東漢文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明末成書。

清・章煦，〈奏為審擬山東堂邑縣人王得海等私刻時憲書一案事〉，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軍機處錄副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3-2481-30。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4-150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間刊本。

清・陳栻纂，清・武念祖修，《上元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江蘇省第44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景印道光四年刊本。

清・陶樑輯，《國朝畿輔詩傳》，《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九年刊本。

清・湯貽汾，《琴隱園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馮雲鵬，《掃紅亭吟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道光十年刊本。

清・楊芳燦，《芙蓉山館師友尺牘》，《稀見清人別集百種》第7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景印光緒十三年活字本。

清・趙翼，《甌北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46-144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十七年刊本。

清・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十一年刊本。

清・鐵保等纂修，《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景印嘉慶四年刊本。

民・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景印1938年重修本。

民・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一）〉，《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1期，頁151-160。

————，〈手抄本《袁枚日記》（二）〉，《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2期，頁151-160。

————，〈手抄本《袁枚日記》（四）〉，《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4期，頁156-160。

————，〈手抄本《袁枚日記》（六）〉，《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6期，頁144-152。

————，〈手抄本《袁枚日記》（十二）〉，《古典文學知識》2010年第6期，頁149-152。

————，〈手抄本《袁枚日記》（十四）〉，《古典文學知識》2011年第3期，頁157-160。

二、近人論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王彥坤，《歷代避諱字匯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王標，《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遊網絡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包雲志，〈從袁枚佚札佚文看《隨園詩話》版本及刻書時間〉，《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 年第 1 期，頁 94-97。

———，〈《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一段話的前後變化：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紅樓夢學刊》2005 年第 4 輯，頁 274-287。

吳宏一，《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十八世紀袁枚與韓日詩學的交流〉，《中國文學學報》2010 年第 1 期，頁 369-384。

吳宏一主編，《清代詩話知見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收入氏著，《胡適文存》，上海：亞東二書館，頁 185-249，1921。

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

陳力，〈《紅樓夢》東觀閣本再考〉，《文獻》2003 年第 1 期，頁 160-177。

陳正宏，〈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序及相關史料〉，《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 年第 1 期，頁 91-98。

喻蘅，〈鄭燮與金農、袁枚交誼考辨〉，《復旦學報（社科版）》1987 年第 4 期，頁 41-46。

黃一農，〈袁枚《隨園詩話》中涉紅記事新考〉，《清華學報》第 43 卷第 3 期，頁 525-553，2013。

趙厚均，〈袁枚致駱綺蘭佚札二十六通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一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212-225。

———，〈袁枚集外手札七篇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9 年第 3 期，頁 571-576。

———，〈袁枚集外書札六通考釋〉，《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 年第 2 期，頁 35-40。

———，〈袁枚與彭啟豐、李奉翰集外書札十一通考釋〉，發表中。

———，〈袁枚致法式善、王友亮書札八通考釋〉，發表中。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點校本，民國十七年成書。

歐陽健、曲沐、吳國柱，《紅學百年風雲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潘承玉，〈新紅學的基礎與「新新」紅學的張本：《隨園詩話》涉紅記載重考〉，收入氏著，《求真與問美：古典小說名著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234-262。

潘榮生，〈今鈔本《隨園詩話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 年第 6 期，頁 70-77。

蔣寅，〈清詩話的寫作方式及社會功能〉，《文學評論》2007 年第 1 期，頁 13-22。

鄭幸，〈袁枚佚札四通考述——兼及袁枚、楊芳燦交遊考〉，《蘇州大學學報

（哲社版）》2008 年第 6 期，頁 54-56。
——，《袁枚年譜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on Yuan Mei's *Suiyuan Shihua*

Huang, Yi-long*

Abstract

Suiyuan Shihua by Yuan Mei (1716-1798) i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and widely circulated poetry collec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re are over 60 different Qing dynasty editions, but the complex variations between them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approximately 40 editions of *Suiyuan Shihua* in the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it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t resulted in the discovery of several pirated editions and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various editions as well as their connection to each other.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Yuan Mei established a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 by using his social status as a cultural celebrity who had control of the poetry community's publishing platform.

Keywords: Yuan Mei, *Suiyuan Shihua*, incunabula studies, poetry community, Qianlong

*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